怀念钱伟长先生

○王永志（1952—1953航空）

1952年到1953年，我在清华园学习期间，钱伟长先生是教务长。虽然没有听过先生的课，但学校集会时聆听过他的教诲。令我印象最深的，则是在体育馆和馆前的操场上，总能见到他矫健的身影。后来才得知，在清华读书时，先生曾是校足球队主力左前锋，一度入选国家足球队，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运动会，并进了一球。先生和特别钟爱体育的马约翰教授，成了我们青年学生的偶像。他们身体力行倡导的生动活泼的文体活动，既强健了大家的体魄，又激发了蓬勃向上的青春理想。

第二轮“接触”则是在1961年我留苏回国之后。为了设计导弹推进剂贮箱，学习先生的薄板大挠度理论成了必修课，才知道早在1940年，28岁的钱伟长已蜚声美国科学界。他发表的《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》，爱因斯坦看后曾感叹：“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。”国际上以先生命名的力学、应用数学科研成果就有“钱伟长方程”、“钱伟长方法”、“钱伟长一般方程”，“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”等等，不由得更加敬佩和景仰，同时也受到了很大的鼓励：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，定能解决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。

2010年7月，被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中国科技界“三钱”的最后一位——钱伟长先生永远离开了他所钟爱的祖国和事业。读到他的生平，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。先生幼年家境艰难，屡次差点中断学业。高中时期才接触物理、数学、化学、生物，从零开始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。大学时期，受“九一八”事变的影响，他毅然弃文从理，从此踏入科学的殿堂，最终成为近代力学、应用数学大家，杰出的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。这样的转变，没有一腔爱国热情，没有一股拼命的精神是无法实现的。我想，这正是先生用自己的生命所昭示的。他的成就可能我们无法企及，但他所一再强调的那句话，“我没有专业，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；我从不考虑自己的得与失，祖国和人民的忧就是我的忧，祖国和人民的乐就是我的乐。”却是我们都能够也应该用一生去实践的。

50年代初清华大学三位力学教授，左起钱伟长、张维、杜庆华